



张 林 著

# 你是共产党员吗？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# 你是共产党员吗？

张 林 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1983年·哈尔滨

---

责任编辑：龚大章

封面设计：姜 录

# 你是共产党员吗？

Ni shi Gongchandangyuan ma?

张 林 著

---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附属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32 · 印张 5 10/16 · 字数 109,000

1983 年 8 月 第 1 版

1983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9,150

---

统一书号：10093 · 568

定价：0.41 元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陌生人.....       | 1   |
| 桔红色的梦.....     | 5   |
| 老实人刘顺.....     | 9   |
| 雪.....         | 14  |
| 请派些姑娘来.....    | 19  |
| 大钱饺子.....      | 24  |
| 鲜花开放的地方.....   | 27  |
| 勇敢的大丈夫.....    | 30  |
| 鹤乡之梦.....      | 34  |
| 向他微笑.....      | 39  |
| 给她鼓掌.....      | 42  |
| 乡村一少年.....     | 46  |
| 孤雁.....        | 50  |
| 希望之神.....      | 61  |
| 周淑春.....       | 78  |
| 你是共产党员吗? ..... | 92  |
| 雪雕.....        | 112 |
| 送你一束玫瑰花.....   | 169 |

## 陌 生 人

六岁的小姑娘盼盼对家庭是这样看的：有的小孩有爸爸，有的小孩从来就没有爸爸。她属于后一种，因为她从来没有看见过家里有爸爸，妈妈也从来没有提过爸爸。盼盼感到自己在这点上比别的孩子优越，别家孩子淘气，总免不了挨爸爸几巴掌，痛得直咧嘴、掉眼泪。盼盼淘气就不这样了，因为她没有长两只大巴掌的父亲。母亲对她又十分疼爱，从来就没有碰过她。母亲的手不是打人的，是洗衣服的。这样，盼盼就有几分任性。

一天晚上，盼盼正在看画本，妈妈在织毛衣。盼盼很不满意妈妈织的毛衣。灰色的，又那么大，准不是给自己织的。这时，门开了，进来一个男人，愣怔怔地站着，好象走错了门。盼盼抬头看见这个人心里不觉一紧，谁呀？是个老头吧，胡子这么长，脸不是好色，就象刚削完皮的土豆，有点象方才看的小人书里画的坏人。往常叔叔们来都先敲门，他怎么这样大大呼呼就进来。

“你为什么不开门就进来？真没礼貌……”盼盼盯着陌生人。

陌生人跟个木头一样，啥也没说，只愣愣地望着盼盼。盼盼又一次判断：准不是好人。看那样子，他好象没有看见过小孩，谁大人这样看小孩，难道我不可爱吗？盼盼转过脸

望着妈妈，看妈妈该怎么办。谁知，妈妈站在那，张着嘴，好象要喊啥又喊不出来，眼睛盯住那个陌生人，两手直哆嗦。突然，妈妈扑过去，抱住了陌生人，脸紧紧贴在那人的脸上。那个陌生人还拿脸往妈妈的脸上蹭。妈妈竟哭了。盼盼看到这，小胸膛里有几分怒气：这么大人还贴脸，多丢！妈妈哭了，准是他脸上象乱草一样的胡子给扎的。盼盼还是很勇敢的，竟敢过去往后拽妈妈，又去推那个人。她使足力气也没拽开，也没推动，实在没办法，最后哭了。

陌生人放开了妈妈，蹲下来，看着盼盼：“这么大了。”然后又冲着女人，“那时，你肚子才这样……”陌生人还用手比划一下，“我还以为你找人了……”

妈妈堵住了他的嘴，贴在他耳朵上，温柔地说：“别说了……死也等你！我知道你不是反革命，不是！”

说着说着妈妈咬住嘴唇又扑在那人的怀里，紧紧地搂着他，怕跑了似的。

他们叨叨咕咕地说些什么，盼盼听不明白。她也恨妈妈了。妈妈过去总是这样抱我，有时也哭，可从来没有和外人这样过。当然，盼盼最恨的还是陌生人，他要不来，妈妈能这样吗？

陌生人放开妈妈，又蹲下来，把脸凑到盼盼跟前：“多美的小家伙，真象妈妈呀！”

盼盼看着这张陌生的没有血气的脸，看着脸上的那发黄的胡子，这人长得真丑呀。盼盼又嗅到一股汗泥的臭味，把小鼻子拧拧起来，直往后躲。那个陌生人拉住盼盼的手，叫喊：“爸爸，我是你爸爸！”

盼盼这下可急了，小手一扒拉：“我没有爸爸！”

妈妈蹲下来，嘴凑在盼盼的耳朵上，极轻极甜地说：“你有爸爸！他就是你爸爸。”

盼盼用眼睛翻了几下陌生人：看长得那丑样儿，那脏劲儿，别说没爸爸，就是要爸爸也不要这样的丑爸爸。

“你不是爸爸！”盼盼尖声地喊着。

屋里静极了。盼盼这一声喊，好象把世界给喊僵住了，一切不动了。

一会，陌生人站起来，背过身去，把脸埋在手掌里，肩一耸一耸。妈妈走过去，两手搭在男人的肩上，美丽的头也倒在对方肩上，温柔地颤抖抖地说：“这个不懂事的孩子，别往心去……啊……”

陌生人使劲摇晃着头，身子一耸一耸动得更厉害了，突然嚎啕大哭起来。妈妈想说点啥，口一动，心往上一提，也哭起来。盼盼看着妈妈哭，心酸了，都是这个人弄的，应该赶快叫他走。舅舅这时要来多好，准能把他赶出去，舅舅劲儿可大呢。

妈妈转过身，走到盼盼跟前，小声地几乎是哀求地说：“盼盼，听妈话，过去叫爸爸。”

任性的盼盼把小脸一拧，故意大声地说：“他不是爸爸，我不要爸爸……”

妈妈实在没有办法，哀求也无用，一急，拿手在盼盼的屁股上拍了几下，小声而严厉地说：“去，叫爸爸！”

这真是妈妈第一次打盼盼。盼盼觉得火燎燎的疼，心想，妈妈对那个人好，不对我好，一委屈，两腿象敲鼓一样敲着

地板，使足劲哭闹起来：“你出去，你出去！……”

陌生人转过身，对妈妈说：“我先到厨房呆一会，你哄孩子睡觉吧……她睡着了，我再来。”说完出屋进了厨房。妈妈有点累了，靠在门框上，用手帕捂住嘴，无声地抽泣着。

盼盼听得明白，等我睡觉你再进来，我偏不睡，气猴，偏不睡。于是盼盼走过去把门关上，就象个小大人似地端端正正坐在椅子上。眼睛瞪得溜圆，连一下都不眨巴。厨房里又传出粗粗的低低的男人的哭泣声。

盼盼心想：“就不睡，就气你！”

孩子毕竟是孩子，一会儿，盼盼打了个哈欠，黑黑的睫毛扑落下来，睡着了。在睡梦中，她还呓语着：“我没有爸爸……我不要爸爸……”



## 桔红色的梦

最丑的女人也愿意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些。何况范丽丽是个标致的姑娘，美在吸引着她。她热烈地追求美，也热烈地给人们创造美。她在工艺美术社工作，制作精美的工艺品。二十三岁正是幻想的年龄，她幻想着把自己、把世界都打扮得象一幅水灵灵的画一样。

你看，范丽丽求人从上海捎来一件桔红色连衣裙，样子相当新颖。当然得新颖，不然绝用不着从那么远的地方捎来。裙子缝合的质量极好。她试了几次，对着镜子几乎惊叫起来：这么美丽的姑娘是范丽丽吗？她横了横心，明天早晨就穿出去。可以想见，明天早上，在熙熙攘攘的行人路上，范丽丽的桔红色连衣裙就象一颗火苗跳进这个单调的世界里，使姑娘们羡慕得惊叫起来。小伙子们，甚至岁数大一点的男人们也都要偷偷地多瞅范丽丽几眼。这决不是什么下流和罪过，因为对美的东西谁都愿多看几眼。

晚上，月儿升起来了，月光轻轻地撒在范丽丽家的窗上。范丽丽把桔红连衣裙放在了枕旁，手摸着它，就象小的时候躺在枕头上摸着苹果一样，口角儿荡着甜丝丝的笑，带着那美丽的幻想进了梦乡……

她已经穿上桔红色的连衣裙在旋转。啊，不！不是什么旋转，是跳舞。音乐这么好听，好象从遥远神秘的天空传来似的。噢，这是电子琴演奏的音乐吧，这好象是一场集体舞，

青年们拉着手……是啊，生活就应该是这样啊！就应该是这个样子——美丽诚实……这是范丽丽的梦。做吧，美丽的姑娘，只要梦中能给你点幸福。

在范丽丽妈妈的房间里，一场谈话正在进行，就象会议那样严肃认真。范丽丽的妈妈看见女儿桔红色连衣裙，乐得合不上嘴。她赞美女儿有艺术观点，会美。可是听说女儿明早要穿出去，不觉犯心思：这样的裙子是不是合乎时代潮流？穿出去会不会招灾惹祸？前楼老袁家大姑娘前些年不就是因为烫了发，挨了单位批评。她趁范丽丽睡着了，找来三个和范丽丽要好的姑娘，请她们给参谋一番。三个姑娘把裙子抖开，翻过来调过去地看一番，那个大个子姑娘甚至把连衣裙穿了起来，那个胖胖的姑娘先哎呀妈呀一声：“真美呀！”那个文静老实的姑娘轻轻地说：“真毕呀！”从姑娘的神志和话语看出，她们完全被裙子的美给征服了。

“范丽丽穿这个能行吗？”妈妈问。

姑娘们这才意识到自己的任务，顿时严肃多了。那个大个子姑娘又拿着连衣裙在身上比了比，裙边刚过膝盖。那个胖胖的姑娘又哎呀妈呀一声：“露那么多……”那个文静老实的姑娘问大个子姑娘：“这要不穿条裤子，大腿不都露出来吗？”大个子姑娘没吱声，在思索着。看样子那两个姑娘等她先表态，她挺权威。

“穿裙子还有不露大腿的，问题不在这。”大个子姑娘知道自己的地位，终于先表了态，“要是百分之四十的人穿，咱就穿，别人不穿，咱们绝不带这个头。”

范丽丽妈妈点点头。

“因为穿件衣服叫人说三道四的图啥……”那个文静老实的姑娘说。

胖胖的姑娘眉毛一挑：“那还是小事，属于生活上的，不能怎么样。要是在政治上对你有看法，就不好抖落。说是解放思想，有的领导就看不惯这个，嘴不说，心里记着更够呛。再说范丽丽正要求入团，要弄个思想不健康，作风浮，入团可就吹了……”

她们说的都是心里话，没有一点虚假，百分之百的负责精神。范丽丽的妈妈不只是相信，还被三个姑娘的真诚所感动了。三个姑娘又补充一个意思：裙子确实美，但范丽丽绝不能穿，这儿不是上海、广州。当即，姑娘们还研究了劝阻范丽丽不穿连衣裙的一些细节，互相提醒，一定要抓住范丽丽的思想活动，一定要说到她心里去。她们在战术上也作了分工，采取一推一拉的方法：胖胖的姑娘唱白脸，故意说些尖刻的话；大个子姑娘则多说些正面的话，就象党委书记讲话那样；文静老实的姑娘跟着溜缝。实在不行，她们就准备和范丽丽打一架，说啥也不能让她穿上这件惹事生非的玩艺儿，不能白白看着她吃亏。她们当时定下明早五点钟再来。范丽丽的妈妈感激地送走了三个好心的姑娘。

这些严肃的叫人可怕的现实，范丽丽一点都不知道。她还在美丽的梦中：她穿着连衣裙走在上班的路上了。这是一个阳光极好的早晨，没有汽车高音喇叭刺耳的叫声。她走着，姑娘们忽地围过来，喊着：“范丽丽，你勇敢！”另一些男人也喊：“范丽丽，你给我们创造着美……”她都有点应接不暇了。

• 8 •

母亲来到范丽丽的床旁坐下，看到范丽丽正在梦中微笑着，笑得那么幸福、那么甜蜜。

第二天早晨，人们谁也没有看到范丽丽穿那件桔红色的连衣裙。象往常一样，她闷闷不乐地走着。那件桔红色的连衣裙没有象朵花似地跳到这条路上来，没有破坏这个单调世界的和谐……

## 老实人刘顺

刘顺是个老实人，老实得一点水分都没有。他做工会干事工作，上面分配下来的电影票总是由他发，因为他老实，领导自然相信他绝不会打什么折扣。他有个名单，上面都是厂里领导的名字。这些人当然必在分发之列。他怕发放有过失，就把名单象备忘录似地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面。

今天，一场首轮香港片的电影票又分配下来。他取票的时候，和人家说今天是他爱人生日，想陪她看场电影。管票的人和他开了几句玩笑，就特意给他二张，不在总数之内。他把票取回，就锁上门，照着名单对号入座地去分配了。最后剩下几张，给了总拿话敲打他象敲打桌子一样的几个副科长。至于自己的那两张，放在了上衣兜里，还摸了摸，压了压，觉得心里踏实了。他顺手操起电话。

这个电话是打给他妻子的。他妻子在纺织厂工作，是个比他还老实厚道的妇女，给他生孩子，下班后操劳家务，象那些勤勤恳恳的女人一样。他俩结婚二十五年了，她对他没提出过什么要求。别的女人会提出什么逛公园呀，看歌剧呀，会亲朋呀，可他的妻子什么也没有提出，把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。现在孩子都已长大，象鸟儿一样出飞了，而她，头发已经斑白了。二十五个年头，她没有过过一回生日，不是不想过，而是她根本想不起来。今天又是她的生日。这回，刘顺

早早就给想着了。前三天，刘顺望着鬓角斑白、操劳一辈子的妻子，望着妻子两片稍厚的嘴唇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心想：这回过生日，正好是五十大寿，我得安排一下，说啥也叫她心里痛快。于是他挺动感情地跟妻子说：“淑珍，再三天就是你生日，我陪你看场电影，香港片。”妻子脸舒展了，身子靠在刘顺的膀子上，对着他耳朵挺温柔地说：“二十五年了，头一回……我擀面条，寿面，你最爱吃，吃完就去看电影。”现在票到手了，他恨不得马上通知妻子，听听妻子高兴的声音或者一句赞美自己的话。一句就够了，多了她也说不出来。

电话通了，妻子接的电话。刘顺不知为啥反倒心跳起来，就象初恋约会第一次打电话那样，弄得妻子问了几遍才算明白。妻子没有赞美他，只说要早点回去，给他擀面条。刘顺放下电话，心想先结婚后恋爱，真有这说道？

刘顺看看表，离下班时间还早，操起一张报纸看起来。这时，一阵笃笃笃的敲门声，敲得很响。刘顺打开门，进来一个青年人，发式、衣着都很有点时代感，是七十年代派的。

“刘叔……”青年人叫了一声，很礼貌，叫得很甜。

“你是……”刘顺有点脸红，人家竟能叫出我刘叔来，我却不知道人家是谁。

“你忘了，我是王仲的三小子。”青年人自我介绍。这下，刘顺更窘了，拍拍自己的脑门：看我这个记性！是厂党委王书记的三小子。自己本来认识，只两年没见，他就长得这么出息了，听说在什么大地方念书，这准是放暑假回家度假。刘顺赶忙拉过椅子请他坐下。青年人没有坐，问：“刘

叔，还有电影票吗？”

刘顺一下呆怔了。心眼稍微活的人会马上笑呵呵地说句没有，然后还会责怪青年人为什么不早来，早来怎么也给解决呀等等。可刘顺是个老实人，来不了这么快，准确地说他心里想不到这些花点子，明明兜里揣着两张票，愣说没有不是昧良心吗？再说，王书记三小子回来自己本该知道呀！他忏悔自己工作不细。如今说有吧，又已经告诉了妻子，二十五年头一回陪她去看电影，说没有吧，又是王书记的儿子，古语说看父敬子嘛。刘顺犯难了，心里犹豫起来，不知如何回答才妥。刘顺这一切被青年人看得清清楚楚。青年人虽然岁数比他小，但社会上人情世故却吃得透，什么事怎么办的哲学要比他高明。这时，青年人扔出一句话：“没有就算了。”说完转身就要走。刘顺着急了：“等等，别急，想想办法。”他追上去，拦在门口。青年人脸上划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。刘顺想给他一张吧，剩下的一张就叫妻子去看，这次就不陪了。他想自己亲自把妻子送到剧场，还要一直把她送到座位上，等开演的铃一响自己就出来，坐在外面台阶上等着，散场后再陪她回家。妻子要同意，自己就陪她多遛一会马路，谈些知心话叫她听了高兴。想到这，刘顺在兜里摸出一张票，递给了青年人：“这还有一张，我的。”

青年人又一笑，没有接票，摆出马上要走的样子。刘顺挡住他：“你不看了？”

“没法看。”青年人对票不屑一顾的样子，用手小心抿了抿本来很光滑的头发，“两个人一张票怎么看？再说她是个姑娘，晚上总得有人送啊……”

“姑娘是谁？”刘顺问。

青年人挤了挤眼睛：“她呗……”

刘顺心眼虽慢，现在也转悠过来了。他听说过“她”是代名词，小伙子说“她”十有八九就是对象的意思。啊，这是要和对象两人看。刘顺又犯难了。这时青年人坐下来，轻轻地哼着曲子，外国味的。刘顺听不明白，也不想听明白，心里翻过来掉过去地寻思，最后他对自己说：已经舍出去一张票了，干脆妻子以后再看吧。想到这，他横了横心，闭上眼睛，把那张票也摸出来递给了青年人。

青年人接过票潇洒地揣进兜里：“我知道，你有，干这个的还不留后手。”

刘顺的脸、脖子涨红了，说不出什么来。这时，年轻人又象方才进来时一样，很礼貌地说：“谢谢刘叔，我会在爸爸跟前提你一句……”

青年人告辞走了。屋里又只剩下刘顺一个人。他站在那，觉得心里挺难受，给妻子的票没有了。他想回家告诉妻子，票不够分了，改天再陪她看，转而一想，不妥呀，当面怎么有脸和妻子说呢，还是打个电话吧，看不见脸还好受些。电话打通了，妻子又接了电话。幸好电话打得早，再差一分钟妻子就要回家了。刘顺涨红着脸吞吞吐吐把意思告诉了妻子，一心等妻子埋怨或者数落几句。可是妻子听完后一点反应也没有，足足闷了半分钟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突然，刘顺想到妻子是哭了吧？一定是哭了。他知道妻子哭是没有声的，只是紧抿着稍厚的嘴吧哒吧哒掉眼泪，一定是哭了。刘顺难受极了，想找些话安慰妻子，可一时又找不到什么能安慰的话，



只是一个劲地絮叨：“以后一定陪你看，一定陪你看。啊，你过生日别上火，啊，别上火……回去我给你讲个故事，比看电影还好呢……”

电话里传来妻子轻轻的一声咳嗽，然后听见妻子颤抖地说：“老刘，你别着急，以后看就以后看，别着急。我回家去了，给你擀面条……”

电话放下了，传来断线的声音，妻子大概走了。刘顺坐在那，叫妻子安慰几句反到更不是滋味。他多希望妻子能象厉害女人那样，劈头盖脑地骂一通，哪怕是掘祖宗也行，心也痛快。他坐在那，心很乱，象有团解不开的绳子，想来想去：“这两张票不给呢……不行！王书记的儿子，不是别人，假如不给，就来一次揭竿而起，造他一次反能怎么样？……哎呀！”他觉得头皮有点麻酥酥的，赶紧闭上眼睛，不敢往下想了……

临下班时，刘顺把压在玻璃板下的备忘录取出来，在王仲两字的后边又添了个2字。添的时候，不知咋的，刘顺的鼻子有点发酸。